

（上接Z03版）

家信内容显示，米薇和女儿住在敦煌，她的丈夫那奈德哈特前往粟特大本营——撒马尔罕经商未归。分别之后，她多次给丈夫写信，却从未收到一封回信。于是，她在这封被大英博物馆命名为3号的信中，发出了悲戚的呐喊：“我像对神一样双膝跪地，向高贵的老爷，丈夫那奈德哈特表示祝福和致敬……当我听到你身体安好的消息，我感到自己是永远不会死的。可你瞧，我生活得……很糟糕，很不好，很凄惨，我觉得我自己已经死去！我一次又一次给你写信，却从来没有收到过你哪怕一封的回信，我已经对你完全失去了希望。”

既然米薇会写信，说明她应该出生在一个殷实之家，自幼识文断字，所以生性浪漫，并由着性子嫁给了粟特商人那奈德哈特。婚后，她不顾娘家人的劝阻，执意跟着丈夫来到敦煌。在敦煌安好家，丈夫就独自一人沿着丝路出发了。离人总是泪千行，丈夫临走前夕，一定对米薇描绘了此行可能的利润，日后回到敦煌时的富足生活：置办房产和田地，雇佣几个仆人，让米薇十指不沾阳春水，让女儿学习琴棋书画。

米薇始终等不来丈夫的回信，只能一封又一封地给丈夫寄信。每次看见邮差，米薇都会急切地跑上去问：“有回信吗？”而邮差的回答永远都是两个字：“没有”。

流水本薄幸，何必惹落花？商人重利轻离别，这话用在粟特男人身上再恰当不过。米薇一直等不到丈夫的信，就托人打听他的情况，而且打听到了，因为信中说“听到你身



体安好的消息”。丈夫明明尚在人世，为何连一封信都不回？其实，那奈德哈特想不起米薇也很正常，粟特和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相似，实行一夫多妻。由于粟特人从事长途经商，因此还有奴仆、侍妾、婢头等统称为次妻的女性陪伴。还是白居易说得好：为君一日恩，误妾百年身。寄言痴小人家女，慎勿将身轻许人。

那奈德哈特走了三年之久，米薇已经花完了他留下的全部家当，甚至变卖了自己的首饰，还背上了一大笔债，因此不得不向人求助。她先是找了税官，又找了丈夫的亲戚，还找了丈夫的生意伙伴，但这些都拒绝帮助她。最后，她找了一位“庙祝”，此人

答应给她一头骆驼和一名男护卫。她困在敦煌的3年中，曾有5次机会跟着商队离开，可她付不起20个金币的路费。于是，她把绝望化为愤怒，声嘶力竭地呼喊：“我遵从你的命令来到敦煌，没有听从你母亲的话，也没有听从你兄弟们的意见，一定是我遵从你的命令那天惹恼了诸神，我嫁猪嫁狗也比嫁给你强！”信尾，她女儿写道，母女二人已经贫困到要帮人放羊了。

这张本该很快烂掉的纸张，却因为干燥少雨的大漠、千年不倒的烽燧神奇地保存下来。这张纸，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残酷，大漠的温情，历史的记忆，让我们知道了多年前有这么一个女人，一个立体的女人，一个

敢爱敢恨的女人，一个本属于撒马尔罕的女人，一个被阻隔在大漠尽头的女人。

悲哀的是，不知何种原因，米薇这封绝笔信被邮差扔在了敦煌的烽燧里，并没有送出玉门关。即使送出玉门关，也一定会又一次石沉大海，因为她永远无法唤醒一个装睡的人。好在它没有送出敦煌，结果在1500多年后，被一个西方文物大盗发现，并展示在了世界最著名的博物馆里。

试想，百年之后，我们的爱情故事，是否也将这样躲藏在墙角，丢弃在库房，深埋于地下？

试问，有多少爱情可以重来？有多少故事还在传唱？有多少秘密已经埋葬？

第125天 大夏

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犂水南，其俗土著，有城屋，与大宛同俗……大夏民多，可百万余，其都曰蓝氏城，有市贩卖物。

——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

从飒秣建国西南行三百余里，至羯霜那国（史国）。从此西南行二百余里入山。东南山行三百余里，入铁门。出铁门至覩货逻国故地（活国）。西至缚喝国。

——《大唐西域记》

一、舍近求远

玄奘一行离开撒马尔罕之后，一路向西南行，穿过铁门，六天左右到达中心位于今阿富汗昆都士的活国。既然玄奘取经的目的地是婆罗门国（今印度），那么最便捷、最顺畅的行进线路，是从今昆都士向南赶赴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，然后转身东去，穿越开伯尔山口，前往今巴基斯坦和印度。

为什么玄奘一行从活国直接向西，绕了一个大圈呢？

原来，玄奘在这里遇到了一场变故。

当玄奘见到活国国王，递上高昌王和统叶护可汗的书信后，对方不仅谦恭地接过书信，而且赶忙赐座。双方一开口才知道，国王名叫**咀度**设，既是统叶护可汗的长子，也是高昌王的妹夫。玄奘既然已与高昌王结为兄弟，等于是**咀度**设的小舅子。你想啊，在漫漫旅途上，还有比他乡遇亲戚更令人宽慰的事吗？

问题是，**咀度**设的夫人——也就是高昌王妹刚刚去世，因此，**咀度**设读完高昌王的信，便悲从心起，号啕大哭。一方面因为夫人去世心情悲痛，另一方面他当时患有疾病，于是对玄奘说：“弟子我看见你眼为之一明，请您在这里稍事休息，如果我的身体稍微好一点的话，将亲自送您到婆罗门国。”

“贫僧谢过。”玄奘回应说。是啊，**咀度**设拥有活国国王和统叶护可汗长子的双重身份，如果由他亲自送到印度，玄奘的求法之路肯定会平坦很多。此时，好像老天有意帮忙，从印度来了一位大咒师，咒师为**咀度**设念咒后，他的身体迅速好转。

但是，他身体好转以后，并没有马上履行对玄奘的承诺，而是忙着娶了一房娇滴滴的小娘子。这应该是他的第三段婚姻。第

一段婚姻留下了一个儿子，已经长大成人；第二段婚姻就是高昌公主，也留下一个儿子，但尚且年幼。谁也没有料到，就是这第三段婚姻，给**咀度**设带来了杀身之祸。

史载，在蜜月期间，**咀度**设中毒而死。**咀度**设死后，他的大儿子接任国王，还娶了父亲的小娘子为妻。

因此，有史料说，是小娘子串通大儿子，毒死了**咀度**设。尽管这份史料拿不出两人下毒的证据，还是将**咀度**设之死定位为一幕人伦惨剧。其逻辑推理是，如果不是两人串通害死了**咀度**设，那么大儿子为什么要娶后妈呢？但话又说回来，假若两人真有好情，大儿子再娶后妈不是故意给攻击者留下口实吗？这是我们汉人的思维方式，人家草原民族素有“父死可以娶后母，兄死可以娶长嫂”的婚俗，根本无人大惊小怪。

发生了如此变故，**咀度**设送玄奘到印度的承诺，当然是无法兑现了。无奈之下，玄奘只能继续在活国逗留。

逗留期间，玄奘遇到了一位名叫达摩僧伽的高僧。这位高僧在印度留过学，在葱岭以西有着很高的声望，就连佛教重镇疏勒、于阗的高僧都不敢与之对谈。玄奘不想放过任何学习机会，于是托人了解达摩僧伽到底精通哪些经典和学说。谁知一打听，首先惹恼了达摩僧伽的众多弟子：“你玄奘不直接上门来请教，反而辗转打听这些东西！”但达摩僧伽毕竟是一代宗师式的人物，他的回答充满了自信：“我尽解，随意问。”

玄奘心怀厚道，知道达摩僧伽是不修大乘的，就以小乘经典发问，而对方的回答和解释多有破绽。辩经失败后，达摩僧伽不仅与玄奘相见甚欢，而且随时随地赞誉玄奘，说自己远远不及这位大唐高僧。

玄奘一路走来，经历了多次与高僧的辩经，却始终解不开佛学上的诸多困惑，看来只能到佛教发源地印度求得最高最完备的

佛法了。但要前往印度，离不开国王的帮助。玄奘犹豫了半天，还是去找了新王，请求他派出使者，提供马匹，以便继续前行。不承想，新王并未因玄奘与前王的关系而有所怠慢，他不仅满足了玄奘的所有要求，还善意地建议玄奘在去印度之前先到附近看看，比如他属下有一个缚喝国，被誉为“小王舍城”，那里历史很长，圣迹很多，值得法师一去。正巧，缚喝国有几十个僧人前来参加**咀度**设的丧礼，玄奘就和他们结伴西去了。

那么，这个被誉为“小王舍城”的地方，历史真的很长吗？

要追寻这座城市的源头，还须从居鲁士二世说起。

二、永远在途中

在公元前7世纪的伊朗高原上，生息着两个同文同种的部落群体——米底和波斯。米底率先崛起为国家，并伙同新巴比伦王国灭掉了强大的亚述帝国。

正当米底国王阿斯提阿格斯（意为舞标枪者）享受着无上威权之时，却被一个噩梦惊醒：他的已嫁给波斯首领的女儿的肚子里长出的葡萄藤，遮住了整个亚细亚。为防不测，他决定待外孙生下来就马上处死。这个新生婴儿就是居鲁士，他一生下来，就被米底国王交给大臣哈尔帕哥斯处置。大臣不敢自己动手，便把孩子转交给一个牧人，命他弃之荒野。牧人的妻子恰巧产下一个死婴，他们用死婴交了差，暗中将居鲁士保护起来，并将他抚养成人，直至回到波斯。

一个可以由此而生，也可以由此而死的时代，一定是个大时代，大时代总要产生巨人。公元前559年，居鲁士成为波斯首领，统一了波斯十个部落。接下来，他将攻击目标对准了外祖父之国——米底。在米底大

臣哈尔帕哥斯的策应下，波斯大军于公元前550年攻克米底都城。此后几年，居鲁士又征服了埃兰、帕提亚、亚美尼亚、吕底亚和小亚细亚希腊各城邦，并于公元前539年占领了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——巴比伦（意为神之门），成为名副其实的“宇宙四方之王”，因此他有资格在铭文上刻下：“我，居鲁士，世界之王，伟大的王。”

居鲁士过惯了马背上的生活，即使年近花甲也壮心不已。他可能准备攻打埃及，但为了避免东西两线同时作战，必须先解除中亚游牧部落的威胁。

东征路上，他将巴克特里亚首次纳入波斯帝国——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之下。波斯将其国土划分为20个郡，巴克特里亚成为第12郡。它能够成为波斯一个郡的驻地，原因还是它的地理位置：它既处在巴尔赫河冲积扇形成的绿洲上，又坐落在吐火罗盆地西侧，恰巧踞踞在东亚、南亚、西亚、中亚的衔接点上。控制了它，就扼住了吐火罗盆地开口；控制了吐火罗盆地，就拥有了整个费尔干纳盆地农业区。

洪水退去，他身后留下了一片波斯文明的沃土。战争结束后，波斯人大搞筑路工程和农业灌溉，使得巴克特里亚首府巴克拉很快成为繁忙的商贸与文化中心。

公元前530年，年近60岁的居鲁士亲率大军攻打里海东岸的马萨格泰人部落，战争初期顺风顺水，还擒杀了马萨格泰王子，但后来被马萨格泰女王引入了沼泽，波斯军队几乎全军覆没，居鲁士也中箭而死。

居鲁士阵亡后，波斯帝国一度陷入混乱与分裂，但波斯对巴克特里亚郡一直钟爱有加，总督要从波斯王族血缘最近的亲属中选出，并由国王亲自任命，巴克特里亚城也因此维系了长期的繁荣，直到200年后，另一个伟人策马东来。

（未完待续）